



話 劇 專 刊

1964

本

卷

一

一

話 劇 專 刊

劇 本 月 刊 社 編

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)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16}$ 字数168,000 印張 $7\frac{3}{8}$

1964年2月北京第1版

196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10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69·786

定 价: (4) 0.70 元

本 刊

話 劇 專 刊 目 錄

尖 兵 傳 (大型話劇) 黃 悌 (1)

風 云 突 變 (六場話劇) 賈 克 (35)

不 准 出 生 的 人 (八場話劇) 王 穎 (82)

劇 本 月 刊 社 編

一 九 六 四 年 二 月 出 版

兵 傳

黃 悌

人 物：

楊 健——二十九岁，地质勘探队副队长，后为党委书记。

杜希明——五十三岁，地质勘探队队长，工程师。

杜菁华——二十四岁，地质技术员，杜希明之女。

許尔超——二十八岁，钻探技术员。

梁根生——二十五岁，钻机机长。

沈洁英——二十三岁，助理技术员，团支部书记。

曹秀娥——二十三岁，钻探工人。

陈五魁——三十二岁，钻探工人。

錢順和——三十六岁，钻探工人。

麻士貴——四十余岁，医生。

武小蕙——十七岁，护士。

老 姜——六十余岁，勤杂员。

巴 图——二十余岁，蒙族，警卫班班长。

钻探工人若干。

第 一 幕

时 間：1950年11月某日，时近黄昏。

地 点：地质勘探队队部。

布 景：左方是一座大型羊毛毡帐篷。内部用木板隔成两间，外间较大，约占四分之三，是个会议室。室内有长条桌，长条凳，壁上还挂着些生产图表。

舞台上看不见内室。只见通内室的小门是锁着的，门帘吊上挂着把很显眼的大号铁锁。——那儿，是队长杜希明的卧室。

帐篷外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远处山包上矗立着一幢高大的钻塔。草原上到处是皑皑积雪，雪地上插着几面红色的白色的标旗。

开幕时：一片嘈杂人声。帐篷门前拥着一伙人，七言八语的要闯进门去。一个身材瘦长、留着把花白鬍子的老汉当门而立，拼命地阻拦着人们。但，最后人们还是破门而入，拥进帐篷。

那个拦挡众人的，腰板不弯，腿脚

不慢，精神健旺的老汉，是勘探队队部的勤杂员老姜。

老姜：（对闯进来的人们颇为不满，提高了嗓门，带几分教训的语气）嘿！你们这帮毛头小伙子，我说队长不在，还能骗了你们啦？（退到内室门前，摇了摇门镣吊上挂着的铁锁）瞧瞧，门都上锁啦！瞧清楚啦？我还能把队长锁在里面？真是！

〔人们看了看铁锁，都不说话了。为首的小伙子走上来，他是钻机机长梁根生。个子不高，可挺壮实。上身穿着老羊皮工作服，下身穿着棉军裤，头上戴着顶棉军帽，看得出来是个转业军人。〕

梁根生：（恳切地）老姜大爷，我们不是信不着您，是心里着急呀！您明白，钻机上缺了水，就没法钻进；可咱们全队就靠着那两口半死不活的水井，打上来一桶水，就有小半桶沙子，就是把人累死，也顶不上钻机用水呀！这要再不想办法，您说，怎么能完成任务？

老姜：这事，你们去找许技术员呀！

梁根生：找队长还不解决问题哩，找技术员？

〔说着人群里挤出来一个钻工打扮的人来。他，四方脸，非常突出的个酒糟鼻子，衣冠不整，摇肩晃背的，像个二流子。他的名子叫陈五魁。〕

陈五魁：（嗓子尖尖的）散摊子吧！什么勘探队，简直是囚犯队，让咱们在这儿罚苦力来啦！

梁根生：（喝止地）陈五魁，你胡说！

陈五魁：哟，我说句话也犯法啦？

〔一个姑娘发言了，她是助理技术员沈洁英。穿着一套可身的工作服，身材不高，眉清目秀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像个俊俏的男孩子。〕

沈洁英：（直对陈五魁）你这是存心捣乱！

陈五魁：喝！还没过门哩，就随上他啦？（拍拍身旁一个身材矮小的钻工）钱顺和，你也趁早相个小妞，说话也好有人帮帮忙！

钱顺和：（嘻皮笑脸地）我呀，孩子都有仨啦！嘻，（一笑咳嗽起来）……

陈五魁：瞧你这痨病腔子，又没穿过军装，有小妞也看不上你呀！

〔梁根生正要顶上前去。〕

老姜：（向陈五魁等，驱逐地）去去去！别在这儿打哈哈！走吧，干活儿去吧！

〔陈五魁拉着钱顺和说笑着走下，群众也相继散去。〕

沈洁英：（看着陈五魁的背影）流氓！（转向梁根生）根生，算了，不理他。

梁根生：（憋了一口气）哼！（看见群众散去，急喊）喂！还得打水去哪！（追出去）喂，大家别散，打水去呀！（下）

〔沈洁英也随着跑下。这时场上除去老姜，还留下一个陌生人。这个人身材高大，但很瘦削，一身解放军打扮。手里却拿着一支崭新的猎枪。从外表看，他大手大脚，动作粗放，可从他习惯于凝视的目光里，却可以看出他勤于思考，善于观察。这两个看来极不协调的特征，却非常和协的统一在他的性格里。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——杨健。〕

一开幕他就背着猎枪，提个不大的行李走上场来。由于场上人们在争执吵嚷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。他就把行李放在地上，一会儿挤到门口去听听，一会儿又四处走走看看。这时他目送争吵的人们散去，就跨进帐篷的外门，迎着老姜走来。

杨健：老大爷，他们都是队上的工人？

老姜：（漫不经心地回答）啊，是啊，都是钻机上的。

杨健：杜队长为什么不见他们呢？

老 姜：(打量着他)你是？

楊 健：(笑)我也是找杜队长的。

老 姜：你是从哪部分来的？

楊 健：我刚到，坐着队上的材料车来的。

老 姜：哦！那，你过一会儿再来吧，啊？

楊 健：(看着门上的锁)这么说，杜队长不在？

老 姜：啊，不在。你没见锁着门哪？

楊 健：(踱了两步，笑着)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！

老 姜：你说什么有意思？

[楊健刚要开口，一个青年技术员走进门来，他是許尔超。穿着褐色的皮夹克，浅色的法兰绒西服裤，身体不算瘦弱，可有那么一股文弱书生的味道。此刻，他双手捧着四、五桶罐头奶粉之类的东西，匆匆走上。]

許尔超：(一冒头就喊)快！老姜，快来接一把！

老 姜：(赶上前去接过来几桶罐头)哟，我的許先生，您从哪儿办来这么些洋货呀！

許尔超：这东西，你有钱也买不来呀，你瞧瞧这儿：U. S. A.，地道的美国货。

老 姜：嘿！也就是您，要是给我还是真不敢要呢，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些什么呀！

許尔超：奶粉，纯粹的美国奶粉。还是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哩，弄到手不容易呀！喏，这桶送给杜教授。(抬头见小门的铁锁)怎么，杜教授不在？

老 姜：是啊。(指楊健)这位也要见他哩。

許尔超：(和楊健四目相对)噢！你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

楊 健：(微笑着)咱们是同车来的嘛，你坐在驾驶楼里……

許尔超：你站在大箱板上。对，对，打尖的时候，你好像还问过我，搞地质勘探都要学些什么，是不？

楊 健：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。

許尔超：那是因为没有必要。地质勘探是一门科学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。(轉对老姜)菁华同志呢？

老 姜：普查组出发了，还没回来哩。我說許技术员，您到钻机上去看看吧，刚才梁根生他们又来了，说是水不够用。

許尔超：(专心整理自己的挎包，淡然处之)水不够用，就停钻。

老 姜：停钻？

許尔超：我早就告诉过他们，这个地区，矿藏量丰富，但是地下水源不足。那两口水井能够维持到现在这个局面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楊 健：(关切地插进话来)那么，将来呢？

許尔超：(白了他一眼)将来？什么意思？

楊 健：(认真地探索)我是說，如果现在已经感到用水困难，那么，将来在这里开矿、建厂，大规模地进行建设，又该怎么办呢？

許尔超：(大笑)你是在这儿说梦话吧？开矿、建厂，谈何容易！我告诉你，这个矿区，日本人来勘探过，美国人也来勘探过，外国人都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水源问题。

楊 健：(微笑着)可我们是中国人。

老 姜：好，您这话说得好！許先生，如今已经解放一年多啦。

許尔超：少说废话！(抱起自己的洋货，扬长而去)

老 姜：(气)嘿，对这号人哪，你就别跟他生气！

楊 健：(笑笑)没什么。

[杜菁华从野外走上。她是个健康，漂亮的姑娘。穿着野外工作服，背着背囊，拿着地质榔头，虽然满面风尘，情绪却是十分饱满。]

杜菁华：(回身招呼)大家先回去休息，明天

咱們再向隊部匯報。

〔普查組的人們答應着散去。〕

老 姜：普查組回來了。（對楊健）這領頭的女同志，就是我們隊長的親閨女，那可是一個文武全才的好姑娘。

〔帳篷外，許爾超趕上來。〕

許爾超：菁華！

杜菁華：噯，爾超！

許爾超：我也是剛回來，除去搜羅了幾桶奶粉，一無收獲。

杜菁華：怎麼？

許爾超：我需要的外文資料，除去地質研究所，哪兒也找不到。（二人進帳篷）

杜菁華：老姜，我爹呢？

老 姜：隊長啊？（對楊健）過來，我一齊告訴你們吧。

杜菁華：（見楊健，對老姜）這位解放軍是？

楊 健：（自我介紹）我叫楊健，是來……

杜菁華：（意外地）哦！您就是楊健同志？我父親早接到電報了，一直在盼着您來哩！（對老姜和許爾超）怎麼，你們還不知道？楊健同志就是上面給咱們派來的副隊長！

老 姜：（歡迎地）副隊長？嘿，您要早說該多好！

杜菁華：（自我介紹）我叫杜菁華，（指許爾超）他叫許爾超。

楊 健：我們已經認識啦！

許爾超：（有些尷尬）對，對，認識啦。（忙閃開）老姜，別忘了把奶粉交給杜教授！（徑自走出帳篷，自語地）滑稽！（下）

杜菁華：（不滿地）爾超！（欲追又止）

楊 健：（却坦然地）老姜大爺，快把杜隊長請出來吧！

杜菁華：（望望鎖着的房門）噯，我爹……

老 姜：杜隊長啊，讓我給鎖在里屋啦！

杜菁華：（不解地）鎖在里屋啦？要幹什麼呀？

老 姜：幹什麼？楊隊長看見啦，剛才多少

人來找他呀！可他昨天晚上爬在材料堆里，一直熬到後半宵，今天一上午又沒有摸着休息。我好不容易勸他躺下睡一會兒，不鎖上門，連十分鐘也別打算睡呀。

杜菁華：（贊賞地）你呀，真有辦法！

楊 健：可你鎖上門，他照樣沒睡覺。

老 姜：您怎麼知道？

楊 健：（笑）我早從窗戶外面看見啦。

杜菁華：（到門縫去張望）可不，在寫東西哩！

老 姜：（急去開鎖，嘟囔着）這是怎麼說呢，根本沒睡！（門開了，杜菁華走進）

老 姜：楊隊長，您真行，誰都瞞過了，就沒瞞過您。

〔杜菁華引杜希明走上。杜希明，是個倔強嚴肅的老學者。從外貌看，他不苟言笑，似乎不易親近，但內心却有一股不易令人察覺的獻身於事業的熱情。他穿着緊身棉祆，披着皮大衣，拿着一份書面材料，腳步緩慢。〕

杜菁華：爹，您看誰來了？

杜希明：（兩眼仍未離開手里的材料）哦，你談談吧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問你，你們發現“地下水露頭”沒有？

杜菁華：沒發現。

杜希明：一點線索都沒有嗎？

杜菁華：听老鄉說，早年倒是有一個金水泉……

杜希明：（打斷她）哦，金水泉，好啊！在什麼位置上？

杜菁華：沒有人知道。爹，人家楊……

杜希明：（仍陷在沉思里）嗯，要找到這個金水泉……你看看這份材料，根據地層構造和岩性分析，礦區的地下水完全可能……

杜菁華：（提高了嗓音）爹，楊健同志來啦！

杜希明：（懵懂地）哦？哪個？

楊 健：（仍拿着那杆獵槍走上前來）杜隊長。

杜希明：唔，你是警卫班的？往后进办公室不要拿着步枪。

楊健：（含蓄地，微笑）这是猎枪！

杜希明：（拂然）不管什么枪，都是凶器！

楊健：（仍微笑着）对不起。（把猎枪放在門外）

杜菁华：（难堪地）爹，您是怎么啦！这是楊健同志，就是您日夜盼望着的副队长！

杜希明：哦，是他？（显然，他日夜期待着的不是这样的年轻人）

杜菁华：（解釋地）对不起，楊健同志，这都怪我没有介绍清楚。

楊健：没什么。（掏出介绍信）这是我的介绍信。

杜希明：（接过信）請坐。楊同志过去是？

楊健：（爽朗地）当兵的出身，一直在部队里搞政治工作。说实话，勘探队这个名词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哩。

杜希明：这不要紧，过去，也没有什么勘探队，……

杜菁华：国民党腐败透顶啦，解放前，全国只有八台残破不全的钻机，更谈不上什么原始资料啦，一切咱们都得从头开始。

楊健：你这话说的好极了！

杜希明：說空話沒有用。

杜菁华：怎么是空話？

杜希明：老姜，麻大夫来过没有？

老姜：沒有。

杜希明：哦。（捶捶自己的腿）

楊健：（关切地）您的腿？

杜希明：老毛病啦。

杜菁华：風湿性关节炎，时好时犯，已经好几年了。

楊健：应该到医院去彻底治疗一下。

杜希明：麻大夫在給我針灸哩。

杜菁华：这个大夫的医术还不坏。

杜希明：他是个医学硕士，在日本留过学，

很有学问。关于咱们队上的情况，……（疲惫地喘了一口气，对杜菁华）給我倒一杯水。

楊健：您昨天工作到深夜，今天又没有很好的休息，您看，是不是咱们明天再谈？

杜希明：那，也好。

楊健：（恳挚地）您一定要好好地睡一觉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您的担子很重，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呀！

杜希明：（受感动）好，我去睡。老姜，給楊队长安排住处。

老姜：好，您交給我吧！（又拿过那桶奶粉）杜队长，这是許技术員給你带来的。

杜希明：（見奶粉，忿然地）岂有此理！美国人的殘湯剩飯还没吃够嗎？！（拂袖而去。进內室）

老姜：（摸不着头脑）这……

杜菁华：給他送回去！（向內室）爹，我先回組里去安排一下，明天再給您汇报。（又对楊健）明天見！（拿起背囊下）

老姜：（放下奶粉，提起楊健的行李）楊队长，您跟我来。（剛迈出門口，梁根生飞跑而来）

梁根生：老姜大爷，是不是来了位新队长？

老姜：嚯！你的耳报神倒灵啊！

梁根生：听許技术員說的。

〔老姜向后一指，自己先走下。这时楊健刚好走出門来，拿起放在門边的猎枪。〕

梁根生：（大步跨上去，习惯地打了个立正）报告副队长，我叫梁根生，是一号钻机的机长！

楊健：（高兴地）好啊，梁根生同志，我正打算去找你哩。

梁根生：找我？

楊健：嗯，找你。（和他热烈的握手）你是什么时候轉业的？

梁根生：一九四八年年底，辽沈战役負伤下

来的。

楊 健：嗨，这么說，你在工业战綫上也算是个老兵啦。

梁根生：什么老兵，就在勘探训练班学习了两个半月，还没毕业就拉到这儿打钻来啦。

楊 健：那你比我强多啦！在这草原上，让我打狼还行，要說打钻，嘿，我还没见过哩！

梁根生：打什么也不如打反动派呀！我那些老战友都在朝鮮打美国鬼子哩，可我……嘿！

楊 健：（笑）怎么？不安心在这儿啦？

梁根生：要不是您来呀，……嗨，別的不說，就拿打钻用水來說吧，那两口水井根本不頂用，我們的意見提的都够装一列火車啦。对許技术員，我都不想說他了，您就听听杜队长說些什么吧，他說这个事不用你們工人管，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吧！这是什么話呀？再去找他，好，連面都不見啦！

楊 健：看样子，水，是当前的关键問題？

梁根生：嗯。可是杜队长根本不想解决。

楊 健：不，还不能这样說。咱們的支部書記呢？

梁根生：支部書記是人事科的周科长。可是他三天两头的到城里去，不是招工人，就是去开会。我还是个支委哩，可一个月也难得見他一面！

楊 健：（注意地）哦，那么支委会呢？党的集体领导呢？

梁根生：根本没起作用。

楊 健：群众呢？

梁根生：群众？嘿，就没有几个够得上工人階級的。就拿我們钻机上来說，地痞、流氓、做小买卖的，什么人都有，还有反革命家屬哩！

楊 健：反革命家屬？

梁根生：（向一側望去）噯，这不来了，就是她！

〔曹秀娥从野外走上。她年方二十三岁，但却完全失去青春的朝气。面容憔悴，神色阴郁，不敢正眼看人，走路总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。身穿旧的緞子短棉袄，虽然打了个补綻，却看得出原来是很华貴的。她直向帳篷走来。〕

梁根生：（喝問）曹秀娥，你干什么来了？

曹秀娥：（猛一惊，畏縮地）副机长派我来找老姜大爷，借水桶。

梁根生：钻机上的水桶呢？

曹秀娥：掉在井里啦。

梁根生：真是廢物，干的什么活！

曹秀娥：不是我，……

梁根生：老姜大爷不在。

曹秀娥：我去找找，……（逃避似的轉身匆匆走下）

梁根生：（对楊健）您看見了？就是这么个貨色，还穿着緞子棉袄哩！

楊 健：她丈夫？……

梁根生：是本地的大反革命，特务头子，軍統站的站长，已經让咱們給抓起来了。

楊 健：这么說，她丈夫年紀比她大得多？

梁根生：那当然。誰知道她是第几房姨太太！反正咱們队上，除去公开的反革命，旧社会留下的什么骯髒东西都有。

楊 健：这就靠咱們来清理啦！走，带我找咱們的支部書記去。

〔沈洁英上。〕

沈洁英：根生！

梁根生：（迎上去，兴奋地）洁英，你不是总說：快派个党员队长来吧，現在，（向楊健一指）来啦！

沈洁英：这可太好啦！（走向楊健，爽朗地）我叫沈洁英。

梁根生：她也是党员，还是团支部書記。

楊 健：（握住她的手）好啊，团支书同志。

也在钻机上工作嗎？

梁根生：她是助理技術員，在我們鑽機上記錄岩芯。

楊健：（看看他們二人）嗯，很好嘛！

梁根生：（被看得不好意思，搭訕地向沈潔英）你看見周科長了嗎？

沈潔英：咱們的支部書記？

梁根生：對。

沈潔英：他剛回來……

〔一個鑽工急跑上來，遠遠的就喊：

“機長，機長！快來呀！……”

梁根生：（答應着）噯，就來！（對楊健）我該打水去了。潔英，你帶楊隊長去找支書去。（又對楊健）我一下班，就去找您。（轉身隨着那個鑽工跑下）

沈潔英：您跟我來吧。

〔老姜迎面走上。

老姜：楊隊長，行李都給您安置好啦。（對沈潔英）就是林科長住過的那個帳篷。

沈潔英：我知道。（和楊健一同走下）

老姜：（走了兩步，又回頭）唔？（向內喚）你倒是過來呀！

〔曹秀娥應聲低頭走上，跟着老姜走進帳篷。

〔帳篷外，麻士貴從另一方向走上。他，四十來歲，方方的臉，戴着一副寬邊眼鏡，頭頂微禿，已有幾縷白髮，但梳攏得很整齊。外着白色手術衣，脖頸上挂着一只大口罩。舉止頗有方寸，言談很有風度，真有個醫學碩士的勢派。

〔跟着他的是個十七歲的小護士，名叫武小蕙。她身材瘦小，臉上還沒有脫去孩子的稚氣，一對大眼睛，常常目不轉睛的盯着看人。愛笑，却不多說話。梳着兩支小辮子，走動起來擺來擺去。戴着一頂顯然不合适的大狗皮帽子，身穿碎花棉袄，外套白色護士服，提着一個印着紅十字的醫藥箱。

〔跟他們一起走來的，還有鑽工錢順和。

錢順和：（緊跟上兩步）麻大夫，您說，我這個病不要緊吧？

麻士貴：要緊是不要緊，就是要注意別感冒，不然，引起併發症，可就不好治啦！

錢順和：（着急地）可我在鑽機上干活呀，就這鬼天氣，還得上夜班，打涼水，（不由得又咳嗽起來）……

麻士貴：是啊，野外的條件是困難啊！

錢順和：（哀求地）麻大夫，您救救我，我家還有仨孩子哩！

麻士貴：你不要這樣。

錢順和：您不知道，我早先做小買賣，把本賠啦，一家五口張着嘴要飯吃，不得已才找上勞動科介紹到隊上來。我要早知道勘探隊干的是這個活呀，拿轎子抬我也不來呀！

武小蕙：（忍不住地搭話）同志，你的思想真有問題，勘探隊怎麼啦？勘探隊也是革命工作！革命，你懂不懂？

錢順和：（白了她一眼）我不懂！

武小蕙：（不滿地）你看你這副樣子！

麻士貴：小蕙，慢慢講嘛，思想問題一下子是不容易解決的。（對錢順和）這樣吧，我給你開個證明，讓你回城裡休養兩個星期。

錢順和：（喜）那太謝謝您啦！

麻士貴：現在，我得給隊長針灸去，晚上你到我這兒來拿證明吧。

錢順和：行，行！（點頭哈腰的退下）

武小蕙：這個人也需要休養？

麻士貴：嗯，肺結核已經進入第二期了。走，給隊長針灸去。（他們向帳篷走去）

〔帳篷內，老姜剛剛找到水桶。曹秀娥接過來，向門外走去，恰好和麻士貴碰個照面。只見她面容陡變，像看見了魔鬼，驚恐地呼出聲來。

曹秀娥：啊！（手里的水桶也呼的一声摔在地上）……

老姜：（一惊）怎么啦？！

武小蕙：（也赶上来）怎么回事？吓死我啦！

麻士贵：（却从容地，把住她的脉）不要紧，是一刹时的神经失常。大概是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会好的。（用眼睛盯着她）不过，以后得多注意，不然可有生命的危险啊！

武小蕙：（已迅速地打开药箱）要不要打一针强心剂？

麻士贵：不用，她已经好了。（对曹秀娥）是不是？

曹秀娥：（频频地点头）嗯嗯……，（拿起水桶飞跑而下）

老姜：她这个病来得怪呀！

麻士贵：（微笑着）世界上的怪病多着哩。队长在吗？

老姜：在。大概刚睡下。

麻士贵：到了针灸的时间啦。（先走进内室）
〔武小蕙收拾起药箱，刚要与老姜一起走进，只听门外一片人声嘈杂，一群钻探工人纷纷嚷嚷地拥上场来。〕

梁根生：（一马当先，推门而入）队长在吗？

老姜：在是在，……

梁根生：快请出来！

〔工人们也七嘴八舌地喊：“快请队长出来！”〕

〔杜希明从内室走出，麻士贵随后跟上。〕

杜希明：找我什么事？

梁根生：（严重地）队长，你说怎么办吧，井水干了！

杜希明：（并未感到意外）现在就干了？（转身拿过皮帽子，准备到现场去，但看到工人们已把门口拥塞住，立即不满起来）
嗯？来这么多人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

梁根生：（以代表的姿态，口气尽量和缓地）

没有别的意思。您知道，钻机离了水就没办法钻进。现在，井干了，没水了，怎么办呢？同志们心眼里都着急，都想马上知道怎么解决，所以就都来了。

杜希明：都来了，问题就能解决了吗？

〔群众里有些小骚动。〕

梁根生：（制止了群众）杜队长，是这样：关于水的问题，我们钻机上不知道提过多少意见了，这您也知道，可是一直到如今……

杜希明：好了，好了。如果你们对我个人有意见，可以向上级打报告，撤我的职；至于水，是关系到整个矿山是否具备开采条件的大问题，不用你们提醒，我当然会考虑的。在问题没有解决以前，暂时停几天钻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影响不了全盘计划，也不会向你们追究责任。就这样，你们都回去吧！

〔群众中又引起一阵小骚动。〕

梁根生（冷笑了一下）杜队长，您以为我们怕负责任吗？那您就想错了。我们工人既然当家作主了，我们就会把建国的责任担当起来！

〔有人喊：“对！”〕

梁根生：（继续说下去）倒是有些人，恐怕是不愿意负责任的吧！

杜希明：（变色）你说什么？！

梁根生：杜队长，您比我们年岁大，这一点，我们尊敬您；可是……

〔人群里挤出来个陈五魁。〕

陈五魁：（其势凶凶）嗨，你还跟这老头儿罗嗦什么？玩不下去，就拆台！（突然振臂高呼）打倒臭官僚！

〔唿啦一声，人群大乱。梁根生等大部分人，目标一齐转向陈五魁，向他质问、说理。一小部分人受到陈五魁的鼓动，纷纷向杜希明陈述意见。七嘴八舌，乱成一团。人们大部分挤进了

帳篷。

〔看这情景，老姜忙对麻士贵说什么。武小蕙一边护着杜希明，一边在喊些什么，但是，一片嘈杂，什么也听不清楚。〕

杜希明：（气得浑身颤抖。突然，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，奋然登上凳子，力竭声嘶地，大喝一声）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

〔一刹那，所有的人都噤住声，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，全场僵住。〕

〔难堪的寂静。〕

〔稍停，杜希明感到头晕目眩，摇晃了一下，麻士贵和武小蕙急上前扶住，使他坐下。老姜急急走出帐篷去找杜菁华。〕

武小蕙：（走向群众，几乎是乞求地）同志们，你们先走吧！

梁根生：（走上来）我想解释一下，……

麻士贵：（拦住）同志们，我以医生的身份，来讲两句话：杜队长神经受了刺激，不适于在这种场合跟诸位进行谈判。我刚听老姜说，咱们新来了一位副队长，大家如果有意见，可以找副队长去！

〔群众纷纷发问：“副队长？”“真的吗？”“甚么时候来的？”〕

梁根生：（转向群众）我告诉大家，咱们是来了一位副队长，而且，是从解放军里转业下来的党员同志。虽然他今天刚到，但是，肯定的来说，他会相信咱们，会把咱们领导起来的！

〔群众纷纷响应：“走，找副队长去！”〕

梁根生：跟我来！（率领群众下场）

〔陈五魁走在最后。他自鸣得意地去察寻麻士贵的眼色，但麻士贵却若无其事地在给杜希明打针。〕

〔老姜带杜菁华匆匆走上。〕

老姜：（看见陈五魁仍在门口徘徊，厌恶

地）你还在这儿！

〔陈五魁斜了老姜一眼，甩搭着走下。〕

杜希明：（已恢复了理智，但情绪仍甚激动。）

见杜菁华进来）孩子，过来！

杜菁华：（进，焦虑地）爹！

〔麻士贵向老姜和武小蕙摆摆手，三人悄悄地走进内室。〕

〔天色暗了下来，草原上起风了。……〕

杜希明：（望着自己的女儿）孩子，你说，你爹，……老了吗？

杜菁华：（不安地）爹，您不老。

杜希明：（苦笑）……老了，没用啦！

杜菁华：（越发不安）爹，您千万别往这方面想。刚才的事，我找杨队长说说去。

（要走）

杜希明：（唤住）回来，别再自讨没趣。

杜菁华：爹！

杜希明：好啦，不再谈这事了。过来，……最近，给你妈妈写信了吗？

杜菁华：我刚从野外回来，还没来得及。

杜希明：写吧，她一个人在北京，该想你啦！

杜菁华：嗯，我就去写。

杜希明：（稍停）也许，还是你妈妈说的对，咱们根本就不该学什么地质勘探。

杜菁华（一惊）爹，您……，您累了，休息去吧。

杜希明：是啊，是该休息啦。（向内室走去，但，忽又停住）不！（又拿起帽子，向外门走去）

杜菁华：（跟上去）爹！

〔杜希明走到外门，一拉门，猛的一阵旋风卷着积雪迎面扑了过来，几乎打了他一个踉跄……〕

杜菁华：（急上前扶住）爹！

〔老姜、麻士贵、武小蕙急上。〕

老 姜：(关好門)外面風好大呀！

杜菁华：您还是休息吧！

杜希明：(看看他們，自觉体力不支，叹了一口气)唉！(把帽子放在桌上，走回內室，杜菁华、麻士貴、武小蕙紧紧跟下)

〔老姜摇头叹息一番，把杜希明的帽子挂回原处。

〔草原上天昏地暗，狂風怒吼，……

〔楊健頂着狂風从野外奋力跑上。

楊 健：(推开門，一步跨进帳篷)杜队长在里屋嗎？

老 姜：在。您快去吧，楊队长。

〔楊健剛剛走至內室門口，麻士貴迎面走上。

麻士貴：(冷冷地制止楊健)杜队长睡觉了！

〔楊健、麻士貴目目相視……

——幕 落

第 二 幕 第 一 場

时 間：十天以后，晚間。

地 点：楊健的帳篷內外。

布 景：舞台的右面是一座小型帳篷。內有一張行軍床，一桌，二凳。床头挂着楊健的猎枪，桌脚放着个炭火盆。桌上有书籍、油灯、暖水瓶等。

帳篷外面是白雪茫茫的草原。

开幕时：桌上点着油灯，老姜蹲在火盆旁边加炭升火。

〔稍停，許尔超跟着杜菁华上。

許尔超：菁华，你何必去自寻煩惱？

杜菁华：我要把事情弄清楚！

許尔超：菁华！

杜菁华：你別管我的事！(走到帳篷門边)楊队长在嗎？

老 姜：(从內掀开門帘)哦，是你們。楊队长沒在屋，您进来等他一会儿吧。

杜菁华：(迟疑了一下)也好。(走进帳篷)

許尔超：(搭訕着跟进来)我也瞻仰瞻仰这位新队长的办公室。

老 姜：要說楊队长，可真没什么挑剔的。人家来到队上这十来天，就沒摸着一会儿休息，不是上钻机，就是进工房，从早到晚，大会小会不知道开过多

少。

許尔超：問題就在这里！他为什么开会？开会对付誰？杜教授臥病在床，他怎么就不来看一下呢？

老 姜：这您就太不知情了。楊队长去了四、五趟，可每回都让……

許尔超：我沒跟你說話！

老 姜：好，我打水去。如今伙房卡得可紧了，沒水票，一口水也別打算喝呀！
(下)

許尔超：你听見了嗎？連水都喝不上了，这鬼地方！

杜菁华：鬼地方？亏你还是个地质工作者！

許尔超：菁华，你听我說，我一直认为，对于这个地区的勘探工作，我們已經尽到了职责，可以問心无愧的交待了。目前，暴露了地下水源不足，正好证明我的論点：这个地区根本不具备开采条件。

杜菁华：你的論点是錯誤的！我們已經发现“地下水露头”的綫索啦。

許尔超：又是那个虛无縹緲的金水泉，对不？我的老同学，別太天真啦！即使不存在供水問題，我們也應該听听那些善意的忠告，趁早劝劝杜教授离开这个是非之

地，咱們都是搞學問的，何必沾惹這些宗派糾紛？

杜菁華：不，我不相信那些話。我要弄個明白！

許爾超：唉，你呀，……他們來了。

〔楊健、梁根生和沈潔英談着走上。〕

梁根生：楊書記，您就下命令吧，現在我渾身都是勁！

楊健：有勁還得用的是地方啊。

沈潔英：像上次你對杜隊長就……

梁根生：又談這事，我承認我有缺點，可他杜隊長就沒有有一點錯誤嗎？

沈潔英：你盡喊些什麼？

楊健：進來談吧！（先走進帳篷）噢，你們二位在，快都請坐呀！

杜菁華：不，不坐了。

楊健：杜菁華同志，我正想找你談談哩。

許爾超：談什麼呀？你們忙，我們的事也不少。菁華，走！（先走出去）

〔杜菁華正遲疑間沈潔英走進門來。〕

沈潔英：菁華，我通知你，明天上午九點，咱們召開全體團員大會，傳達黨委的指示。

杜菁華：黨委？

沈潔英：你還不知道吧？上級根據咱們勘探隊的特殊情況，已經批准咱們建立黨委會了。楊健同志就是我們的黨委書記。

杜菁華：哦！

許爾超：（在外面喊）菁華，走啊！

杜菁華：（不動）你走你的吧！

許爾超：莫明其妙！（無奈地獨自走下）

楊健：（對杜菁華）請坐呀！

梁根生：（走進來）楊書記，您就批准我們去打井吧，群眾都有這個要求。

楊健：這麼寬闊的草原，你在哪兒打井呢？

梁根生：管他哪兒，打起來看嘛！

楊健：如果遍處都能打出水來，那麼，這兩口井怎麼還會干呢？

梁根生：這，反正沒水就沒法開鑽，總不能讓同志們吃飽了飯光擦機器呀！

楊健：水的問題，等我和杜隊長商量了以後再說。眼下，除了擦機器，還要擦擦這個（指腦袋），懂了嗎？

梁根生：（淳樸地笑）嘿，學着干唄，我回機房啦！

沈潔英：我去召開團支委會。（二人相繼走下）

楊健：菁華同志，我想問你，我來到的那天，好像聽你跟杜隊長談起過金水泉？

杜菁華：嗯。

楊健：杜隊長好像說一定要找到它？

杜菁華：對，那很可能就是我們需要的“地下水露頭”。

楊健：如果找到它，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礦山的供水問題，對不？

杜菁華：這是第一步。還要做抽水試驗，看水量、水質是否符合要求。

楊健：噢。走，現在帶我去看看杜隊長。

杜菁華：他，他睡下了。

楊健：噢。關於上次鬧的那場糾紛，我們批評過梁根生同志。當然，還需要進一步做工作，這裡面的情況也還比較複雜。

杜菁華：我覺得，他們並不了解我的父親。他們總認為他孤癖，高傲，官僚架子很大，可他們不理解他的心啊！他的腳有病，麻大夫差不多天天勸他去休養，可他沒有休養過一天。他跟我說過，一個地質工作者最大的喜悅就是路不白走，山不空爬。發現礦藏，就能夠為人所用，創造社會財富。但是，他在舊社會做了將近三十年的地質工作，却不知道白走了多少路，空爬了多少山，浪費了多少心血！只有在解放後的今天，他才有可能把知識獻給人民，享受到創造的喜悅，他怎麼會不擁護共產黨？怎麼會不熱愛新社會呢？（愈談愈激動）我這不是替他

辯解。他有时自尊心太强，不大相信群众，这是他的缺点，可要是把他看成絆脚石，死頑固，臭官僚，那就太不公平了！

楊 健：（注意傾听着）对，对，我同意你的看法！

杜菁华：（直視着他，意外的）你同意？

楊 健：是啊，我同意。你好像是来說服我，对嗎？

杜菁华：那，也許……（欲言又止）

楊 健：是不是杜队长听到什么閑話？

杜菁华：既然您沒誤解，那就……

楊 健：（恳切地）菁华同志，你是团员，咱們可以坦率地談一談。我是在部队长大的，十七岁参军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差不多打了十来年的仗。如果让我带一个营去攻克敌人的据点，也許我能够順利地完成任務，可如今让我来領導这支勘探队，說实話，在业务方面，我完全变成一个新兵了。如果我不依靠工人，如果我不依靠你們技術人員，特別是，如果我不相信杜队长这样的人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〔杜菁华受了感动，望着他，无語。〕

楊 健：我到队上来的時間很短，还没有机会和杜队长深談，但是，我从上級党委那里已經对杜队长有所了解。我知道，他曾經参加过革命的民主运动，是一个爱国的进步人士；我也知道，他学識淵博，是我国当前有数的几个地质专家之一。因此，我們党是非常重視他的，不然，怎么会把这么一副重担子交給他呢？

杜菁华：（連連点头）对，对。

楊 健：当然，我們也是知道他的弱点的。他习惯于个人奋斗，还不善于从群众当中吸取力量，特别是缺乏阶级斗争的經驗，对不对呢？

杜菁华：（十分佩服地）对，对。

楊 健：我們党团员的任务，就是要在这方面来帮助他，你也要起作用呀！

杜菁华：啊，我可不行，还是你多跟他談談吧！

楊 健：好，咱們現在就去。（笑）我知道，你說他已經睡下了，这是說謊，对吧？

杜菁华：（对立情緒已經消失，也笑了）那就走吧。（又停住）我看，还是让我先跟他談談吧。

楊 健：也好。菁华同志，我还想跟你借点东西。

杜菁华：什么？

楊 健：书，关于地质勘探入門一类的书。

杜菁华：（微笑）好，我馬上拿給您。

楊 健：还有，您能不能每周抽出一些時間，来教教我这个学生？

杜菁华：这……

楊 健：（誠懇地）抽一点時間吧，菁华同志！

杜菁华：（受感动）那，讓我們相互学习吧。

楊 健：好，就这么說定了！

〔老姜提着暖水瓶上。〕

老 姜：来，喝水吧。如今这水好比那玉液琼浆啊！

杜菁华：我走了。

楊 健：等一下。老姜，你跟菁华同志去，把这瓶开水送給杜队长。

杜菁华：这怎么行！現在咱們每人喝水是有定量的呀。

楊 健：不要紧，这草原上遍地都是积雪，还能把咱們渴着了？可杜队长身体不同啊，（对老姜）送去吧！

〔野外傳來杜希明的声音：“就让我走走嘛！……”〕

杜菁华：（惊異地）是我爹？（向外走）

〔杜希明穿着大衣，执着手杖走上，武小蕙紧紧跟着。〕

武小蕙：（几乎要哭了）队长，您不能这样，您是病人，您就得听医生的話！

杜希明：誰說我是病人？

武小蕙：麻大夫說的，他让我看着您。

杜菁华：（走近）爹，您怎么出来了？

楊 健：（也走过来）杜队长。

武小蕙：（求援地）你們快来吧，队长不听话！

杜希明：（觉得好笑）嘿！

楊 健：（对武小蕙眨眨眼）請队长进帳篷啊！

武小蕙：（强拉）对，您进去休息吧！

杜菁华：您来吧！（和武小蕙把他拥进帳篷，坐在楊健的靠椅上）

老 姜：（倒过一杯开水）您喝水吧，楊队长正让我給您送去哩！

杜希明：（坐不住）我到钻机上看看去。

武小蕙：（在楊健的示意下，一步搶到門口，双臂平伸，擋住去路）不行，您哪儿也不能去！

杜菁华：爹！（脱口而出）您听的那些話都是謠言，楊健同志根本不可能排挤您！

杜希明：（喝止）菁华！……

杜菁华：爹！您听我說，楊健同志最近是开了不少会，可那是什么会呀，那是咱們天天盼望着的会呀！爹，您知道吗？在咱們队上建立起党委会啦！

杜希明：哦？

楊 健：杜队长，本来我應該早一点把这些情况告訴您，怪我太疏忽了。

杜菁华：怎么能怪你呢？麻大夫在那儿把守得水泄不通，你連門都进不去嘛！

武小蕙：对，麻大夫是这么說的，不准放任何一个人进门。

杜希明：（苦笑）嘿，我又不是害的傳染病！其实，他也是为我好，大夫嘛，……

老 姜：瞧，怎么都站着說話？快坐呀！

楊 健：請坐吧，杜队长，我还要跟您談談工作哩。

杜希明：（坐下）剛才菁华說的太过份了。

楊 健：您喝水吧。

〔杜希明接过水杯，杜菁华引老姜，武小蕙悄悄地退出門外。〕

楊 健：杜队长，今天我們在党委会上研究了咱們队上当前的情况，我們认为，水的确是个关键問題。

杜希明：明天亲自跟他們普查組出去踏勘。

楊 健：可您的身体……

杜希明：不要紧。

楊 健：您看，是不是先召集个会研究研究？

杜希明：不用，我不喜欢紙上談兵。

楊 健：哦！那……

杜希明：（望着他）嗯？

楊 健：我还想跟您談另外一个問題。您知道，咱們队伍的成分很复杂，其中很可能还有潜伏着的反革命分子。因此，党委会拟定了一个整頓队伍的計劃，我想跟您交換一下意見。

杜希明：这不用了。我是搞业务的，过去除去在学校里教教书，大半生都是在山野里度过的，对于政治斗争，完全是外行。我很清楚，领导这么一支龐大的綜合地质勘探队，沒有政治头脑是搞不好的。因此，我曾再三的向上級表示，胜任不了这个工作。如今，您既然来了，而且在队上建立起党委会，这就再好也沒有啦。如果您觉得我还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事，咱們是不是分一下工？

楊 健：您說吧！

杜希明：我的意見，是不是这样：往后有关队上的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，完全由您負責，我絲毫也不過問；而业务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工作，我也不拿它来打扰您。

楊 健：您是說，把业务和政治截然分开？

杜希明：对，对！最好是互不干扰。

楊 健：（坦率而又誠懇地微笑着）这恐怕不可能吧！

杜希明：怎么？

〔楊健正待进一步解釋，許尔超从钻